



經老志十第二十

魏書二百二十四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徃書契所絕故靡
 得而知焉自羲軒已還至工於三代其神言秘策蘊
 圖緯之文範世率民垂墳典之迹秦肆其毒滅
 於灰燼漢採遺籍復若丘山司馬遷區別異同
 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劉歆著七略
 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案漢武元狩
 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皇蘭過居延斬首大獲
 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眾五万來降獲其金人

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茲博士弟子秦景憲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以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

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情各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悟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其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法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

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
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
非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
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
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
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多為異耳去奉待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
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
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字不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

若以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
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合眾
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
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塞美其為沙門者初修十
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
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以闕一為本隨
事增敷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念癡身除
殺姓盜口斷妄雜諸非止言總謂之十善道能
具此謂之三業盡淨久修行粗為極六可以達

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
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
運以至道為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脩心湯累
濟物進德初根人為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為
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則修六度雖
階三乘而要六而修進万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
可登佛境矣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
仁謂德充道備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
迦繼六佛而成苦迫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

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
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
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
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
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襄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
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
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
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
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或言



P5

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
有二種義一者上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
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
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
塵万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
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
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世香
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
焦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

帝時襄楷言佛陀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
殺少嗜慾去奢泰尚無為魏明帝曾欲壞宮西
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
利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
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關為作周閣白閭佛
圖故處鑿金為濛汜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
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誠律中國誠律之始也
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為四方
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

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
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漢世沙門皆衣赤布
後乃易以雜色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
佛經維摩法華二本起等微言隱義未之能究
後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
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
精神悟妙蹟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
謬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菴國就
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為石勒所宗信號

為大和尚軍國規謨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
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
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
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
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
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
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
問謂之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
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為深

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於是法旨大著中原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

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之琅瑯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銀鉢爲禮令猶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興其來遠矣濟世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管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教導

民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
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
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
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
亭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
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
表為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
靈公初法果誓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
沙門且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
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龍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
有沙門曇證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
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號是時
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
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
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恒道禰僧肇曇影
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
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

習道形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為其最羅什之
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
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又沙門法顯慨律藏
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
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
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
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
瑞二年也法顯所逕諸國傳記之今行於世其
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

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于前為今沙
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
華嚴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
加譯撰宣行於時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
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日與
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
禮敬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罽賓
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高等
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咒歷言他國

安危多所中驗蒙孫每以國事諮之神廟中宜
命蒙孫送讖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
遂使人殺讖讖死之日謂門徒曰今時將有客
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人謂之知
命智高亦爽悟篤志經籍後乃以新出經論於
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著涅槃義記戒行峻整門
人齊肅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數人欲往胡
地道路飢饉絕糧積日弟子求得禽獸肉請高
彊食高以戒自誓遂餓死於酒泉之西山弟子

亦新焚其屍骸骨灰燼唯舌獨全色狀不變時
人以為誦說功報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
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
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從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
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尋以沙門衆多詔罷年五
十已下者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
家本清河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
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
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

鎮長安義具及寮佐皆敬重焉義具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恠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没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卧或時既行雖履泥塵初不汗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師大延中臨終於八角寺齊整端坐僧徒滿側

凝泊而絕傳屍十餘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黎世神異之遂瘞寺內至真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開殯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其傳頌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其形像經毀法時猶自全立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旣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爲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

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
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
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
反杏城關中搔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
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
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
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
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
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黨

計又爲屈室與中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旣忿沙門
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
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
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誕孽非所以一齊
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
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詔今年二月十五
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
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
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

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番三不許乃下詔
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
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
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吳不眩焉由是
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
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
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
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
義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感其
蹤迹庶無謝

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
胡神及造形像泥
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無有皆
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
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
至使王法廢而不行弊與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
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
物有司宜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
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
真君七年二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

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為計四方沙門多亡匿
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
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
始謙之與浩同從車駕若與浩諍浩不肯謂浩
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已矣後四年浩誅備五
刑時年七十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
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佛淪廢終帝世
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兄施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
門專業者猶竊法服誦習焉唯不得顯行於京都

矣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為恭宗所知禮佛
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
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
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歎重之高宗踐極
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一道
其能惠著生民濟益郡邑者雖在古昔猶序其
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興載功施之族
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
夫遠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

一智之善性排斥郡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
莫不崇尚亦我國家當所重也世祖太武皇
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五善行純誠惠
始之倫死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山海
之深恠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
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
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
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万邦思述先志以
隆斯道令制諸州郡縣於衆君之所各聽建

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令自限其好樂道法欲
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
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太州五十小州四千人
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置量分皆足以化惡就
善播揚道教也天下承風胡不及夕徃時所毀圖
寺仍還修矣佛像經論皆修復得顯京師沙門師
賢本盡剝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
京寵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遠俗而守道不改
於修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爲下

髮師賢仍為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為石像令女帝
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五兵同帝體上下黑字
論者以為純誠所感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
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
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太安初有師子
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
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向驛外
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
所造者幸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

沙門赴京師致佛

并畫像迹和平初師賢卒

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
自中山被命赴京高祖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
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
於京城西武州塞巖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
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
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
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云粟為僧祇粟至
於儉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

圖戶以供諸寺掃洒歲兼必呂田輸粟高宗亦
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曇曜
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
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
諸異顯祖即位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母
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太
安末劉駿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
獨秀舉衆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瓌起問之荅
曰惠明又問所住荅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

不見駿君臣以爲靈感敗中興爲天安寺是後
七年而帝祚踐號天安元年是年劉或徐州刺
史薛安都始以城地來降明年盡有淮北之地
其歲高祖誕載於時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
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
造釋迦立像高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
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楣楹上
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
觀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

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土崇光右由巖
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延興二年夏四月詔曰
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
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
杜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
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
者齋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
曰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
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多相高尚富相

無嘗錫財產務行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
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為福之因未
疴傷生之業朕為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
斷之又詔曰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
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
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
絕於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人各有司與沙門統
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
普告天下皆使聞知三年十一月顯祖因田鷹獲

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
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左右對曰臣以爲雌帝
曰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
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
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執鳥鳥不
得畜焉承明元年八月高祖於永寧寺設太
法供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有餘人帝爲
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資福於顯祖是月又
詔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

赦罪囚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
中祕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
有差又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
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
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
百五十八人四年春詔以鷹鷂師爲報德寺九年
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首在北山松樹下
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有千百於時
人皆異之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

初思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輪課其無籍僧尼
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
隱密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住道爲行凡麤者
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遣其諸州遠
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詔四
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
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於今十
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十九年四月帝幸徐
州白塔寺御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
嵩法師受成實論於西域住在此流通後授淵法
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可以
釋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
爲高祖眷崇具恒侍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
見一鬼二十五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施帛千匹
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朕
師登法師奄至祖甚痛恒摧慟不能已已此
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准師我哭諸門外續素
之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造業深爲高祖所

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
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
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地獄悅脩
蹤情深遐遠可於舊堂所為建三級浮圖又見
逼昏虐為道殄軀既斬目同俗禮應有子胤可
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元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
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高祖時沙門道順惠覺
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
利益以義行知重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詔曰

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部於互顯禁勸各
有所宜自今已後眾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
俗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之二年冬沙
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
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諸州鎮郡維
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
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
淨物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淫人不
淨之物不得為已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

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
緣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凶歲不應廢道從俗
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
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
由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
五十以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敕
之罪其僧寺僧衆
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為
俗人所使若有犯
歸化者求精檢有
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
台三藏者聽住若無德

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
先是於恒農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三年冬迎
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四年夏詔
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
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
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
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
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
也自今已後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

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穀之處州別列其元
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并貸價歲月見在未收
上臺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
勿復徵責或有私債鹽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
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準舊格
富有之家不聽輒貸仍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尚
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
元年奏涼州軍戶趙坊四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
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

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 興寺而都維那僧暹僧

頻等違成旨退乖山 法律意任情奏求逼召

致使吁嗟之怨盈於仁 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

五十餘人豈是仰替詔 王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

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 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

白羽貫耳列訟宮闕 愆之人尚為哀痛況慈

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 苟子寺還鄉課輸儉乏

之年周給貧實若有不 虛天以擬邊捍其暹等違

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 昭玄依僧律推處詔曰

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世世不篤好佛理每年常
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保明義旨沙門條
錄為內起居焉上既崇之彌爾企尚至延昌中
天下州郡僧尼等積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
所徒侶逾眾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
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二百
七十部行於世二年春靈太后令曰年常度僧
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
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
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

人刺史為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察節級連
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為僧自今奴婢
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請有犯
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
百里外為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
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
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
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已容多隱濫自今有

一人私度比日以違旨論隣長為首里黨各相降
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
免官察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時
法禁寬撓不能改肅也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
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
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
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
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
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
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二九
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
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
太社西起永安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刹
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
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眾
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仰
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億遠慮括終始制洽天
人造物開符垂之万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

一永寧寺地郭內唯凝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覲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舍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

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亦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爲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冲妙非浮識所辯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邁於道場純陀儉設足薦於雙樹何

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
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
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
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
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
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
百空地表刹來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
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
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

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畱在杜憲未萌
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
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
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欲真僞混
居往來紛雜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割而不
問其於汙染真行塵穢練僧薰猶同器不亦
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見異州遭六季之
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
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林亦慮大乘之

將亂始知祖宗睿聖防遏處深履霜堅冰不可不
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
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栖禪之宅當由利
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
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三
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
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
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栖心具趣道業清
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恃德者如此之徒宜辨
漚涇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觀法督善凡人所
知矯俗癖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為孤議獨發誠
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
以冒陳愚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
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
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
違犯不息者豈不以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殉
其私吏難苟効前制無追徃之辜後官開自今
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

重林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
恐今言雖明復如往日又言令所斷標榜禮拜
之處悉聽不禁愚以為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
云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辭指言嘗禮如此則
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徒御已後斷詔四行而
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於奉法
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
之中雖有標榜營造麤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
制在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

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
成不可移撤請依今勅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
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
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
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
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
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酒若僧不滿五十者
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克限其地賣還一如
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

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
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
皇不朽之業仰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
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
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
舍略爲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元象元年秋
詔曰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
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
百辟士民屆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

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爲永久如問諸人多
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知非
已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恒式宜付
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
新立之徒悉從毀廢冬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
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計所
營功庸悉以枉法論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
宮爲天平寺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
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銀僧獻道晞僧深

惠光志願法營道長並見重於當世自魏有天下
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禁中國凡有四百一十
五部合二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
多虐民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
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
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
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息也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
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元龍

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
常捫軒轅於峨嵋教帝譽於牧德大禹聞長生
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身玄飛
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
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
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
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灌龍設壇
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鶴鳴因傳天官章本
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

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
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亦明開皇
之居蜀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言多
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
符籙水竒方妙術万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
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
賓於晉從者務勿塵姿神竒偉登仙於伊闕之
山幸識者咸云魏祚之將大太祖好老子之言
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謚因獻服食仙經

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
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
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
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負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
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
堂於苑中給酒掃民一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父
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
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
有絕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

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與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
傭傭謙之嘗觀其姨見與形兒甚疆力作不倦請
回債與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曰謙之
樹下坐筭與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筭謙之謂曰汝
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
已後謙之筭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與謂謙
之曰先生何為不憚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而近筭
周牌不合以此自愧 汝所知何勞問也與曰

先生試隨與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與

之深淺請師事之與固辭不肯但求謙之為弟
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能與與隱
遁謙之欣然從之與乃令謙之絜齋三日共入華
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
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
住第二重歷年與謂謙之曰與出後當有人
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為疑恠尋有人將藥而至
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與還問狀
謙之具對與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為帝

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
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
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
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而童子一持
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戶所興歎
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灊城
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
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
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

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
謫為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
興乃仙者謫滿而去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
以神瑞二年十月己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
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
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
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
脩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
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

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
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
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宜吾新科
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
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
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九疑人長客之等十
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
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奉
常八年十月戊戌有收主師李譜文來臨嵩岳

云老君之玄孫亦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
道爲牧土官王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
十八萬里有司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爲方
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
統廣漢平土苗四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
宮敷演員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爲竟
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
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
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

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効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
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
房真官四曰宿官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
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
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
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
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
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脩
身縛藥學長生之術即爲真君種民藥別授

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
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翫一覆
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
夫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爲先勤者有次
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官官
有一主日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
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
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
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

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群仙結為徒友幽冥之
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經云佛者自昔
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
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
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
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
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授其法術
於是上疏讚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大
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

入神

筆染妖術斷旨深妙自古無比昔漢

高緯復其言西皓猶或取之不為屈節今清德
應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作蹤軒黃應天符

世豈可以世世俗常談而忽之靈之命臣竊懼之
世祖欣然乃使相詢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
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
法宣布天下浩業大行浩事天師拜禮甚謹人
或譏之浩聞之曰昔張釋之為王生結襪吾雖
才非賢哲今奉天師足以不愧於古人矣及嵩

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
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
人衣食齊肅祈禱六時禮拜月設厨會數千人
世祖將討赫連昌太尉長孫彥高難之世祖乃問
幽徵於謙之謙之對曰必克陛下神武應期天
經下治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
君真君三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
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有也應登受符
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於是親至道壇受符錄

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
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宮以奉
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
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
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
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
未若因東山方仞之上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
宗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沈吟者久之
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九

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先於未亡謂諸弟子
曰及謙之在汝曹曷求遷錄吾去之後天宮具
難就復遇設會日之日更布二席於上師坐前第
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前一日忽言
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日便
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烟雲上出窻中至天半乃
消屍體引長弟子身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稍
縮至斂量之長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為尸解變
化而去不死也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

徵詣京師世祖曾問方士金丹世多曰可成文
秀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問遇難以豫
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師曾聞基子未之為也世
祖以文秀關右豪族風操溫雅言對有方遣與
尚書崔續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
者前後數人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
上大夫潁陽絳略聞喜吳礪道引養氣積年
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闢平仙得覽百家之言
然不能達其意辭占應對義言可聽世祖欲

授之官終辭不受扶風魯新連赫連屈子暴這
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河
東羅崇之常餌松脂不食五穀自稱受道於中
條山世祖令崇還鄉里立壇請崇去條山有穴
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仙人與之往來
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入穴百餘步遂窮後
召至有司以崇誣罔不道奉加之世祖曰崇修
道之人豈至欺妄以詐於世傳聞不審而至於
此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治之是傷

朕待賢之意遂赦之又有東萊人王道翼少有
絕俗之志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達
經章書符錄常隱居深山不交世務年六十餘
顯祖聞而召焉青州刺史韓頽遣使就山徵之
翼乃赴都顯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
食以終其身太和十五年秋詔曰夫至道無形
虛象為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
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
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

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
給戶五十以供齊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
諸州隱士負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
道壇在南郊方二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
月十五日壇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
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
六年有司執奏罷之其有道術如河東張遠遊
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而禮接
焉

